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现代中国 儿童文学主潮

XIANDAI ZHONGGUO
ERTONG WENXUE ZHUCHAO

王泉根 著



重庆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现代中国 儿童文学主潮

XIANDAIZHONGGUO
ERTONG WENXUE ZHUCHAO

王泉根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 (王泉根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0 • 12
ISBN 7-5366-5141-4

I. 现... II. 王... III. 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现代 IV. 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407 号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

王泉根 著

责任编辑 杜 虹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625
字数 680 千 插页 2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66-5141-4/I·1008
定价: 42.00 元



（侯艺兵摄 2000.10.12）

王泉根教授，1949年7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章镇文昌路，生肖属牛。16岁初中毕业后，曾在上虞复卮山、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队、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重庆铁路局九龙坡机务段当过下乡知青、军人、火车司炉、机械钳工。1978年3月考入大学（77级）。1982年1月、1984年7月先后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杭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自此在大学任教。1990年由讲师破格晋升教授。曾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4年。1998年10月奉调北京师范大学。现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思潮与创作现象的专著。面对纷繁驳杂的文学景观，作者自辟蹊径，力图以“史、论、评”三者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透视互为补充、多视角多层面的复合研究法，审视中国儿童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内在机制、历史轨迹以及整个世纪的儿童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动气象与美学嬗变。本书内容涉及文学研究的两大板块：一是文学史，即对已经成为凝固历史的文学过去式的研究；一是文学现状，即对正在发展运动中的文学现在式的解读，由此交互构成本书上编与中编的主体内容。上编“发展思潮论”，重在以整体面貌梳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来龙去脉、发展思潮与历史轨迹，建构具有学理逻辑思路的史论体系；中编“个案研究论”，则是对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个案解析，所论对象均是作者作了深入观察的，因而充满独到见解。作者的儿童文学理论话语正是产生于对以上两者（文学史与文学现状）的深入研究之中，即：既以这两者为基础而又跳出具体文本上升到对儿童文学基本观念的美学顿悟，从文学史和文学现状出发，不断走向理论；又以理论为根据，阐释和把握现象，对代表性历史文本进行自具个性色彩的评析和解读，以不断走向文学史和文学现状，并由此产生出下编“观念本体论”的观点与内容。学科建设的贯通性、互渗性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的外编以“论点透视”的形式，点评了1902-1999年间280篇重要的儿童文学文论，对一个世纪



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系统考评。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儿童文学的结晶与整合，其中的许多重要观点，均以作者其他前期研究成果作为“热身”与基石，因而自出机杼，厚植根柢。全书视野开阔，论证严谨，富有激情，充满探索的精神、创见的智慧和流畅的思想，既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也是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不可不读的专门著作。



Synopsis

This is a monograph centering on systematic studies of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ought and creative phenomenon of moder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onfronting with the complicated literary scenes,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inner mechanism, the historical course that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form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dynamic atmosphere and aesthetic evolu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of the whole century in the modern course with trying to combing "history, discussion and comment", to complement macroscopic study with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to apply a compound research method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layers. This book deals with two aspects of literary studies. One is literary history, the studies on the past of literature which has become history. The other is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n the status quo of growing literature. The two aspects compos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volumes. The first volume, "The Theory of Developing Trend of Thought", centers on systematiz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developing trend of thought and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so as to establish the historical theory system with logic thinking. The second volume, "The Theory of Cases Studies", centers on the analysis of some specific works with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and literary phenomenon on all of which the

•
3
•



author has made deep observations. Therefore, it is imbued with the author's original view. The author sums up literary theories from his exploration into the two-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literature. That is to say, on the one hand, the author, basing his theories on the two and breaking away from them as well, realizes the aesthetic truth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starts from the two to literary theories. On the other hand,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ies, analyzing and grasping phenomenon, the author comments on representative historical literary texts so as to proceed from theories to literary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literature. Theories can be drawn from history; theories reflect history. This is a constant interaction and approaching process from which the viewpoints and contents of the third volume "Ideas Ontology" can be drawn. This book is characteristic of mutual permeability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Using the form of "argument perspective", the author comments on 280 pieces of important children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fourth volume, systematically making an entirely new sort of comment on the next century's children literary criticism.

4 . The book is the fruit and conformity of the author's studie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 many years. So it is characterized by originality in terms of structure and plotting. Many important viewpoints in this book have the previous achievements as their warming-up exercises and cornerstones. With an open field of vision, rigorous proof and enthusiasm, the whole book is permeated with explorative spirit, creative wisdom and fluid ideas. It is the import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ry study and the indispensable monograph for those studying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呼唤儿童文学

——王泉根先生《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序

王富仁

王泉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专家，其影响远播于整个东南亚和世界华人儿童文学界，他希望我给他的新著《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作序，我是感到十分荣幸的。但我对儿童文学毫无研究，只能从直感的角度谈谈我对儿童文学的认识，算是一次“外行”与“内行”的交流吧。

想到中国的儿童，我总有点悲哀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我又是说不清楚的。大概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在去年曾经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谈了一点对于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意见。但到我有限地介入到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践中去，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有了较为细致的思考之后，我才感到，我原来的一些想法实在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其原因何在呢？因为我所设想的，是一种儿童本位的教育，希望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能够严格限制在儿童自身充满兴趣的范围，把儿童在自然的心境中感到陌生的成年人的语言排斥在语文教学的内容之外，使儿童不致对语文教学产生厌倦的情绪，从而永远保持住对我们民族语言的新奇感觉和喜爱的心情，永远在求知的乐趣中获得运用和创造民族语言的能力。直到现在，我仍认为，这种想法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这里忽略



的却是有关教育的整体认识的问题。其一，教育永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作为一个完整教育过程的学校教育，它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儿童为目的。它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代代的儿童成长为什么样的成年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标准是成人的标准，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儿童的标准。当然它应当尽量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受教育者的接受程度和接受趣味，但它又绝对不可能仅仅考虑到受教育者的自身的兴趣。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充分文化化了的社会，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社会，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在青少年时期尽快地具备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才能成为一个于现代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在现代社会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相对大的空间，以实现个人的存在价值的意义。这就使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是为了把儿童自身尚无法产生兴趣但对于他在现代社会求得实际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知识技能灌输给儿童。在任何的情况下，一个儿童都不会自然地、主动地产生背诵牛顿三定律的趣味，也不会自然地、主动地产生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白的《蜀道难》、白居易的《琵琶行》这样一些古代诗文名篇的趣味，甚至方块汉字的读写本身就是少年儿童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从教育的角度，似乎它们又都是需要的，是对于受教育者有益的。所以，教育不仅仅是自由的，还必须带有强制性的因素，不论把这种因素降到多么低的程度，这种因素是不可能被从根本上消灭的。越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越是急切地求得本民族的发展以实现自强自立的国家，教育的这种强制性因素也就越是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抑制，因为它是一种成人的标准，一种成人社会的要求。第二，现代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是把不同的儿童编入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级进行集体教学的形式。仅就趣味而言，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不仅男女儿童之间有天然的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就是同性儿童，由于家庭、环境、身体、



习惯、知识范围等各种条件的不同，也会有彼此趣味的差异。趣味都是个体的，教学活动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趣味，学生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选择课程和班级，“因材施教”在这种集体性的教育中永远只是一个努力的目标，而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实现。这种教育形式，在可见的未来都是无法改变的。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学校教育注定有其强制性，注定不会也不能达到使儿童在身心上完全自由发展的程度。我们当前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只是要尽量降低这种强制性的因素，尽量照顾多数儿童的接受程度和接受趣味，但却不会完全实现这一目标。教师的责任感主要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而不是对一个个具体的儿童的责任感，越是负责的教师越要考虑现实社会对一个社会成员的要求，越是要用这样一个标准培养自己的学生，这使他不能主要迁就儿童的趣味，而是要把儿童的趣味纳入到自己预定的教学过程中来，并且约束那些不符合这种教学过程的儿童的趣味。对于儿童，这就是纪律的要求。学校教育永远是建立在纪律的基础之上的，它的自由是在纪律之上的自由。自由不是学校教育的基础。

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在儿童的身心发展中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常常把家庭教育理想化，认为家庭教育更符合爱的教育的原则。但只要我们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儿童的家庭教育，我们就会看到，在通常情况下，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带实利主义性质的教育。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多数的家长是作为一个已成年人在家庭中活动的，他们给儿童的影响是一种更纯粹的成年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考虑儿童的接受程度和接受趣味。对于多数家长而言，他们甚至没有作为一个教师那样的儿童心理学的知识，他们往往更多地以一个成年人的标准要求儿童，并且常常以自己当下的需要要求儿童；其二，从自然的感情上，父母是更爱自己的子女的，但这种爱也更经常地表现为对儿童未来命运的关心。这种关心不是使他们更加关心儿童当



下的内心感受，而是更关心他们成人后的状况，经常用成年人的标准要求他们，甚至用只适于成年人的惩罚威胁他们。假若我们实际地考察当前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当前中小学“减负”的阻力并不主要来自中小学教师，而更来自学生家长。家长作为成年人所感到的生存压力越大，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前途越关心；他们对自己孩子的前途越关心，他们越会强制自己的孩子更快更充分地满足当前社会对一个成人的要求，而不得不牺牲自己孩子当下的幸福。总之，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只要是教育，就带有强制性，就不仅仅依靠儿童当下的趣味。教育是灌输性的，不主要是自然生长性的。

一个儿童主要生活在学校和家庭中，这两个世界实际都是带有强制性的、以成人的标准为主要标准的世界。假若仅仅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儿童还是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世界的，还是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更多的乐趣的。我们成年人总以为我们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学生准备的家庭和学校是一个幸福的乐园，但我们又都是从童年生活过来的，我们那时真的感到在父母面前、在老师面前是自由轻松的吗？我们那时谁又不愿意逃离开父母和老师的监督而自己或同自己同龄的孩子去玩耍呢？这不是一个父母或老师爱还是不爱自己的子女或学生的问题，不是我们重视不重视儿童的身心健康的问题，而是一个成人世界同一个儿童世界本身的差异问题。儿童不但要生活在成人的世界中，还要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在成人的世界中接受教育，获得更快的成长，但也要在自己的世界中获得自由，感受生活的乐趣，体验世界的美和人生的美。正是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他才能形成和发展他接受成人教育的独立的心理基础，并在这样一个虽稚弱但却独立的心理基础上自然地而非被迫地接受成年人的教育，并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内部世界，使自己渐渐成长起来并不失或尽量不失童年美好的心灵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现，我们现代的儿童不



是懂事懂得太晚了，而是懂事懂得太早了；他们的幼年、童年和少年的心灵状态不是被破坏得太晚了，而是被破坏得太早了。他们过早地被置入一个由几千年的文化发展造成了的复杂的文化社会，成人的社会，成年人的文化从他们出生那一天起就骚扰着他们幼小的心灵。他们听到的是成年人的音乐，看到的是成年人的图画，感受到的是成年人的感情反应，接受的是成年人的教导。他们不是从自己的心灵感觉中一步一步地将成年人的人生经验融化到自己的心灵之中去，而几乎是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地倾倒在他们的懵懂的心灵中。我们的儿童几乎在没有做过幼年梦、童年梦和少年梦的时候就懂得了成年人才能懂得、才应懂得的东西：他们在距离性成熟的年龄很早很早以前就知道了性，就知道了性交；他们在距离独立生活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就知道了金钱和权力的重要；他们在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的社会矛盾、甚至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时候就知道了战争、暴力和犯罪……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他们精神发展上的畸形化。少年犯罪在整个世界上都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人们往往把这种现象怪罪到中小学教育乃至教师和家长管教不严的过错上。实际上这恰恰是由现代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本身的缺陷造成的。当一个人还没有实际地实现任何确定的社会目标的能力而又过早地以一个成人的价值观念意识社会或自己的时候，不论这种价值观念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会造成他内在心理的极大倾斜，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60年代红小兵的英雄主义和90年代的少年抢劫犯实际都是由这种畸形心理造成的。除了这些极端的例子之外，它对儿童精神发展的戕害更是难以估量的。只要一个少年儿童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仅仅属于自己的心灵感知方式，他就没有任何抵御被成人文化过早异化的能力，他或者毫无分辨能力地接受所有成年人的教导，造成创造力的过早枯萎和生命活力的过早消失；或者产生逆反心理，盲目地拒绝任何成年人的教导。前者属于鲁迅所说的羔羊型，



后者属于鲁迅所说的流氓型。我们讲人的素质，实际上影响中国人素质发展的主要就是这两种倾向。甚至我们整个的成人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表现着这两种表面不同实质相通的倾向。我认为，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少年儿童没有自己的世界，没有真正做过幼年梦、童年梦、少年梦的原因。人类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而是有各种不同的世界。在知识技能的世界里，任何时代的成年人都优越于儿童，正是因为这样，少年儿童需要成年人的教育，需要由成年人灌输给他们在社会上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必须的知识技能。但在精神境界上，任何时代的少年儿童都优越于成年人。人类是在不断追寻少年儿童时的梦想中实现自己的精神的净化的。我们不是不需要儿童的世界，而是极其需要儿童的世界；我们不是不需要儿童的梦想，而是极其需要儿童的梦想。儿童的梦想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都是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的。哪一个时代的人淡漠了儿童的梦想，那个时代的人就一定会堕落，会丧失自己的精神的家园；哪个时代的人更多地保留着儿童的梦想，那个时代的人就是更为崇高的、真诚的、纯洁的，即使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够充满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情趣。我们只有在儿童时期才没有私有的观念，没有对金钱的崇拜，对权力的渴望，没有残害别人求取个人幸福的意识，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使人类堕落的根源。人类堕落的根源在成人的文化中，而不在儿童的梦想里。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儿童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世界，有能够养成自己梦想的适宜的土壤。在这时，我想到的是儿童文学。

在人类原初的社会里，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还只有极小极小的差别。那时的成人也像儿童，那时的儿童也像成人。因为成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而现当代的社会恰恰是儿童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分裂的时候。假若要问我们现当代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有多么遥远的距离，我可以明确地回答说：从我们的幼儿世界到我们的成人世界有几千年乃至几十万年的距



离，因为人类文化已经经过了几十万年的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最近几千年的发展，成人的世界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儿童的世界。人类原初时代的生活本身以及那个时代的神话传说都既是成人的，也是儿童的，那时的儿童自然地生活在儿童的世界里。但到了现当代的社会，成人文化占领了整个世界，在纯粹自然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儿童几乎无法找到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儿童的梦想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上几乎没有形成的土壤。真正能够成为它的土壤的几乎只剩下了儿童游戏和儿童文学。只有在儿童文学里，儿童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展开一个世界，一个在其中感到有趣味，感到自由，感到如鱼得水般地身心愉悦的世界。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儿童才自然地、不受干涉地用自己的心灵感知世界，感受事物，感受人，并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感知方式。成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残酷在儿童的心灵中是无法被接受的；成人已经习惯了的虚伪、欺诈是无法被儿童所理解的。儿童有自己分辨美丑的方式，有仅仅属于自己的心灵状态。这种心灵状态在儿童文学中才有着充分展开的余地，并会在它的反复中得到强化。所以，在现当代社会，在人类文化离开人的自然状态有了几千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儿童文学变得愈益重要了，它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领域，成了人类健康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缺少的。它的作用是独立的，是无法被任何其它东西（例如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所代替的。

在这里，我也形成了我的关于儿童文学的最最基础的概念。我的这种观念是在与教育观念的分别中建立起来的。我完全同意王泉根先生关于儿童文学四种基本形态的划分。他把迄今为止的儿童文学观念归纳为四种：教育主义、稻草人主义、卢梭主义、童心主义。在这四种主义中，我更倾向于童心主义。我认为迄今为止的儿童文学还更多地倚重教育主义，它是在成人社会中为儿童文学找到自己地位的一种需要，是引起成人对儿童文学的重视



的一种理论。在一个漠视儿童的独立需要的社会上，似乎只有教育主义才能使这个社会重视儿童文学。但是，它仍然无法说明儿童文学的独立性。儿童文学到了现代社会不能再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辅助手段，教育本身就是以成人为本体的，是把成人的需要置于首位的，它是促进儿童心理向成年心理转化的一种形式，如上所述，这种转化是需要的，但却不是惟一的。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心理为基础，为前提，是这样一种心理的自由的、自然的游弋，它展开的是自己，是自己有趣味的审美感觉，是儿童愿意沉溺其中的一个世界。教育是有强制性的，教育的基础是纪律，而儿童文学则不应是强制性的，儿童文学的基础是自由。一个教师有强制学生掌握他自己不愿掌握的知识技能的权力，一个儿童文学家绝对没有强迫儿童必须阅读或喜爱自己作品的权力。儿童在儿童文学作品中首先感到的是乐趣，乐趣是在心灵自由中感到的，是儿童以自己的心灵感到的。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教育的意识，才把儿童文学当成了教育的辅助手段，把儿童文学当成了班主任教育学生的形象化教材。这种教育主义把自己置于儿童老师的地位，严重丧失了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吸引力。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就是在自然的情况下儿童最最喜爱的文学作品，因为它最最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最最符合儿童的审美需要。它没有儿童与成年文学的那种更大的心理距离。我认为，我们成人往往低估了儿童的感受力，实际上儿童在他熟悉的领域里的感受力往往是比成年人更强的。教育的意识是把儿童置于更低位置、把作者自己置于更高位置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儿童靠着本能就能感受出来。我是从童年与少年之交开始阅读文学作品的，那个时候我读过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读过好几个国家的民间故事，这些我都爱读，甚至那些不属于儿童文学的作品，如《聊斋志异》（那时有白话译本），《西游记》，《水浒传》，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马克·吐温的《王



子与贫儿》、《在亚瑟王朝里的康奈狄克州美国人》、《傻瓜威尔逊》，菲尔丁的《约瑟·安特路传》，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勒萨日的《瘸腿魔鬼》等等，都能引起我的阅读趣味。在小学五、六年级，我们班里还曾经有一度的武侠小说热，我也看过几本，也还是颇感趣味的，印象最深的则是《济公传》，我至今很喜欢济公这个人物。中国古代一些诗词作品也能使我喜欢，但说实话，我那时最不爱读的就是中国现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了。它们的教育味太浓，它们总是使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而那时的我是绝对厌恶这种感觉的，它伤害我的自尊心。而在我爱读的作品中，是绝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中国现代是儿童文学的初创期，其功劳是不可低估的，但20世纪是中华民族一个苦难的世纪，我们的作家更关心的是成人的社会，也往往从成人的需要看待儿童的成长，中国传统的儿童观在理论上有了很大改变，但在作家的意识中却不能说没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的成人对儿童几乎只有两种态度，一是“教”孩子，一是“哄”孩子，这两种态度与儿童文学的创作都是格格不入的。教育意识在中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道德意识，实际上，在道德的领域里，在心灵的状态上，任何一个成年人也是无法同童年相比的。这种道德教化的意识一旦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就显得十分可笑。王泉根先生把儿童文学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幼年文学，二是童年文学，三是少年文学。这种划分是十分有益的，它不但有利于实际的创作，也有利于我们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划分中，我们才能意识到儿童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体现儿童文学最本质特征的应是幼儿文学。一个幼儿的心灵是需要我们成人去净化的吗？恰恰相反，我们的心灵需要用幼儿的心灵来净化的，而不是幼儿的心灵需要我们去净化。

儿童文学不是儿童创作的文学，而是成年人创作的文学。那么作者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发挥的不是道德教化的作用，那么，他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呢？我认为，他发挥的是具体地、实际地展

